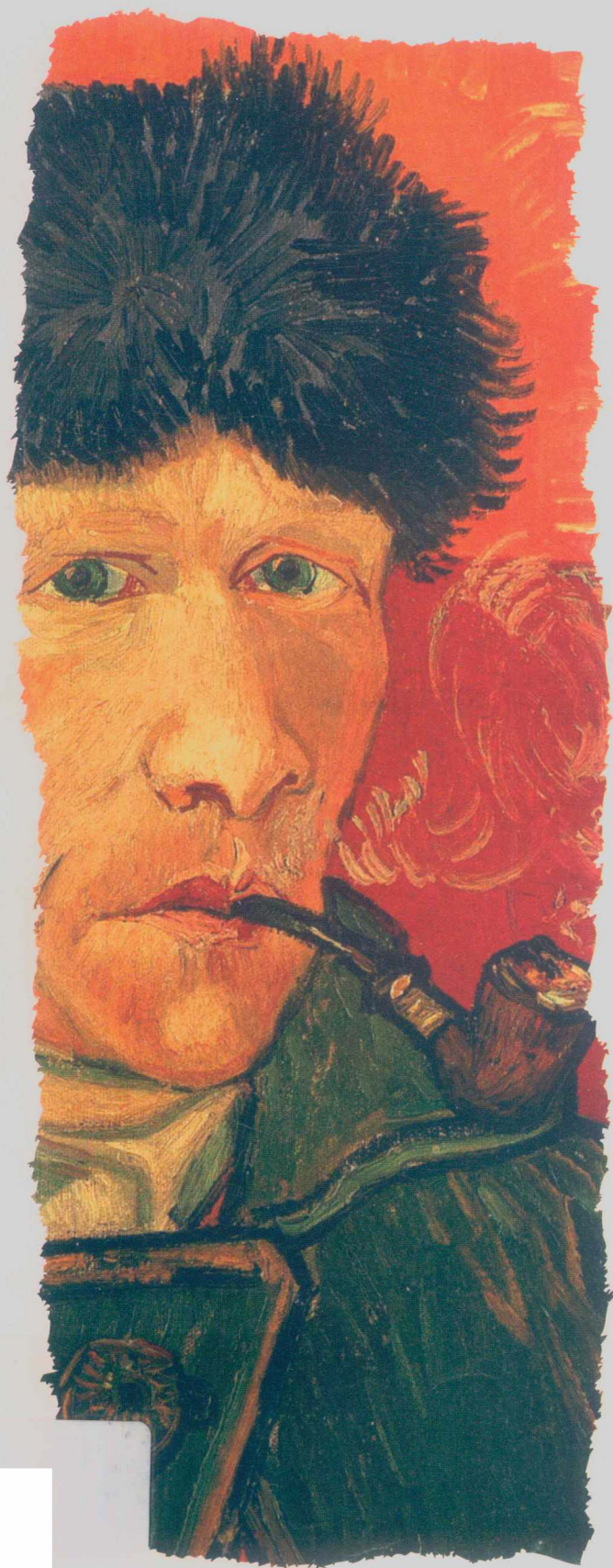




(英)巴林顿·巴伯 著
苏木 译

梵·高 看到了什么？

他是死亡的象征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人类可能便是他收割的麦子……但这种死亡并不叫人难过，因为太阳给了万物以金色的阳光。

“在我生病的时候，又一次‘看到’了津德尔特的房子里的每一个房间、每一条小径、花园中的每一株植物、外面田野的风景、邻居们、墓园、教堂、房子后面我家的厨房，以及墓园中金合欢树上的鸟巢。”

(盖博瓦丛书)

长江出版传媒



湖北美术出版社

梵·高

看到了什么？

策 划 - 熬 路
彭福希

责任编辑 - 彭福希

封面设计 - 熬 路

版式设计 - 左岸工作室

技术编辑 - 李国新

(盖博瓦丛书)
让我们的生活艺术

©Through the Eyes of Vincent Van Gogh

Copyright 2011 Arcturus Holdings Limited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2018 Hubei Fine Art Publishing House.

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CA-LINK International LLC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湖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：17-2015-386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梵·高看到了什么 / (英) 巴林顿·巴伯著; 苏木译. -- 武汉:

湖北美术出版社, 2018.8

(盖博瓦丛书)

ISBN 978-7-5394-9505-7

I. ①梵… II. ①巴… ②苏…

III. ①凡高(Van Gogh, Vincent 1853-1890)-绘画评论

IV. ①J205.56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62966号

出版发行: 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美术出版社

地 址: 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道268号

电 话: (027) 87679972 (编辑部) 87679525 (发行部)

邮政编码: 430070

印 刷: 武汉精一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2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 8.25

版 次: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49.80元

感谢夏洛特·格林斯



目录

引言	1
1.早期作品	14
2.工作生涯	24
3.艺术影响	36
4.阳光与南方	48
5.私密的环境	60
6.诗意的田园生活	70
7.亲密的人物	84
8.静物	104
9.死亡的暗示	116



引言

文森特·梵·高，和列奥纳多·达·芬奇、巴勃罗·毕加索，同为艺术世界最耀眼的名字。向日葵、星空、割耳朵、自杀……他是典型的被命运摧残的天才。

文森特·威廉·梵·高1853年3月30日出生于荷兰布拉邦特的津德尔特。他的父亲西奥多鲁斯·梵·高（1822—1885）是一位荷兰归正派牧师，母亲安娜·科尼莉亚（1819—1907）是一位图书装订师的女儿，他们共有七个儿女。

文森特的两个弟弟和三个妹妹都活了下来，只有一个哥哥不幸夭折。弟弟提奥比梵·高小四岁，是他一生的知己和挚友。尽管与妹妹威廉敏娜（维尔）之间相差九岁，但梵·高却最喜欢她。年轻时的梵·高极为严肃，又不善言辞，步履笨拙，常低着头发呆。梵·高热衷于在家附近的田间、荒野、松林间漫游，但他始终觉得自己的童年是阴郁的。

1869年7月，梵·高前往海牙，成为古皮尔公司海牙分店的店员。古皮尔是一家艺术品经销公司，在伦敦、巴黎、布鲁塞尔都有分店。梵·高看起来虽然很笨拙，实际上却是一个聪明的学生。梵·高的叔叔（和梵·高同名，也叫文森特）是该公司的股东，帮助梵·高得到了这份工作。古皮尔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展出和销售18和19世纪的艺术品，以及古代大师作品的复制品。年轻的梵·高很快学会了如何分辨不同风格的画



家，同时也明白了如何从商人的角度评估这些作品的价值。然而商业上的事情令他感到厌恶，他曾向妹妹维尔抱怨：“所有的生意里，只有十分之一是出于对艺术的信仰。”

1873年5月，梵·高被调往古皮尔公司伦敦分店，预备在那里工作两年。这家分店以经营印刷品和摄影复制品为主，但在此寄售的画作却引起了梵·高的注意。

梵·高参观了所有能找到的画廊。尽管他不太熟悉英国绘画，但特别喜欢康斯太勃尔，也一定程度上关注到透纳、雷诺兹、庚斯博罗、博宁顿，以及同时代的米莱斯、波顿的作品。



这一年8月下旬，梵·高住进了布里克斯顿哈克福德路87号。他的房东厄休拉·洛亚尔和女儿尤金妮娅，在家里开办了一间小小的学校。

大约同时，提奥告知梵·高，自己将进入古皮尔公司的海牙分店工作。梵·高第一次给提奥写信是在1874年，他列出了一份长长的名单，上面全是值得推荐的艺术家的，此时的他，对米勒、布雷东、柯罗、毛弗等人的农民题材现实主义作品情有独钟。

实际上，他的内心并不快乐。父母在这年夏天发现他“瘦弱、沉默、沮丧——与以往完全不同了”。此时的梵·高，在英国开始画起画来，每逢假日，他几乎都会带上一个小小的写生簿前往郊外写生。

梵·高喜欢“直言不讳”地评价古皮尔的顾客们选购的艺术品，导致顾客减少。梵·高因此在1874年第四季度被调往巴黎分店。这一年的圣诞节，他和家人在父亲就职的海尔福伊特的教士住宅共度了圣诞节。

第二年，梵·高回到伦敦，并对古皮尔的人直言，他们的买卖并不比有组织的盗窃好多少。尽管他的行为非常鲁莽，但多亏了叔叔文森特的影响力，古皮尔还是给了他一个在巴黎分店工作的机会。

然而在1875年，梵·高在父亲位于埃滕的新牧师公馆过完圣诞节后，被召回巴黎总部，得知自己将于1876年4月1日被解雇。

提奥认为他应该再次拿起笔学习绘画。然而梵·高却决定自谋生路，前往英国拉姆斯盖特的一所寄宿学校当老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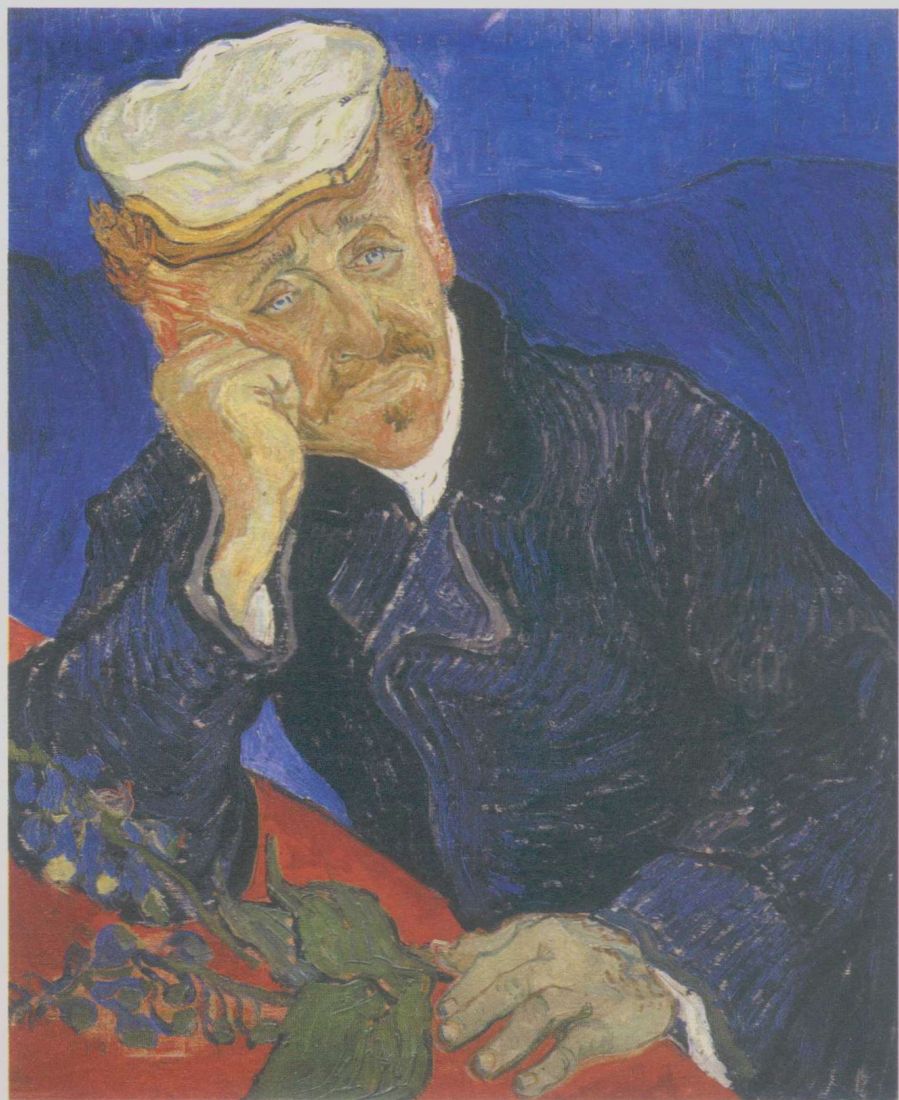
梵·高在那里给一位在伦敦时认识的牧师写了一封颇有进取心的信。这封信谈到了他在旅途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，也表达了他对教会“与生俱来”的感情。

1876年7月，梵·高搬到伦敦西边一个名为艾尔沃思的小村，住进卫理公会牧师托马斯·斯莱德-琼斯家。梵·高帮助他教导几个男孩，换取食宿和一份微薄的薪水。整个秋季，琼斯牧师都允许梵·高在祈祷会上发言。

尽管梵·高竭力模仿父亲，但还是无法证明自己是一个优秀的牧师。1876年12月，他在英国的牧师生涯宣告结束。梵·高的这个圣诞节仍在埃滕度过，父亲西奥多鲁斯告诉他，如果他想在神学上有所进步，就需要去神学院进修学习。

1877年5月，梵·高前往阿姆斯特丹，寄宿在另一个叔叔约翰家，准备神学院入学考试，以取得神学学位——这是在教会谋到一个好职位所需要的。梵·高花了一年多时间（“我生命中最糟糕的时光”）学习拉丁语、希腊语、数学等课程，到了1878年7月便离开了学校。

后来梵·高在布鲁塞尔附近的拉肯，参加了西奥多鲁斯推荐的一个福音学校的短期课程，后者希望这一课程会更适合梵·高，但他仍旧没能毕业。梵·高接着又前往蒙斯附近的帕蒂拉日，这里是比利时博里纳日的一处环境恶劣的矿区。对于自己能被安排到瓦姆进行六个月的非正式传教，梵·高感到由衷高兴。他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当中，但



就像以往一样，他做得有些过火了——他甚至睡在草垛上，吃剩饭，将自己的冬衣分给别人。这次传教活动的赞助人因为不喜欢梵·高的长相，拒绝再给他新的工作。梵·高只能穷困潦倒地留在附近的奎姆。

梵·高在奎姆时，开始四处为劳动者画素描，有时还想办法拿自己的作品换上一片面包。一位慷慨的矿工在拥挤的村舍中为梵·高提供了一块栖身之所，可因为空间太过狭窄，他只能在户外画画。

他最终联系上了提奥，提奥为他提供了经济上的帮助（在梵·高的余生当中，提奥一直在给他提供这种帮助）。1880年10月，梵·高前往布鲁塞尔，住进了杜米大道的一间小旅馆。他想要参加一些画展，更渴望能结识其他的画家。

1881年4月，为了节约开支，梵·高回到埃滕的父母身边。这一年，另一位客人科妮莉亚·沃斯-史翠克（昵称凯）也来到他们家。凯是梵·高舅舅的女儿，一位同年幼的儿子生活在一起的新寡孀妇。梵·高发现自己深坠爱河，他满怀爱意地写信向凯求婚，却遭到了拒绝。因为写信无果，梵·高决定当面和她说清楚，此时凯正和父母住在阿姆斯特丹的家里。凯的父亲斯特里克不让梵·高见凯，梵·高将自己的手放在燃烧着的煤油灯上，威胁说如果凯不出现，他将一直如此。舅舅只是吹熄了油灯以示回答，梵·高羞愧地离开了。

不难料想，梵·高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也因此恶化了。12月，在与父亲争吵过后，梵·高动身前往海牙。他联系上了和他们家有姻亲关系的画家安东·莫夫。莫夫送给梵·高平生第一套水彩工具，并教他如何使用。靠着从莫夫那里借来的钱，梵·高在火车站旁边为自己布置了一间小小的画室，甚至还雇了模特。

此时，一个名叫克拉辛娜·霍尼科（西恩）的女人闯进了他的生活。西恩是一名妓女，此时正怀着第二个孩子。梵·高不顾周围所有人的劝告，邀她和自己同居。梵·高有了一个值得关心的家庭，还有一个活生生的模特——这仿佛是一个田园诗式的故事。只是西恩也给梵·高带来了一系列健康和金钱方面的麻烦，朋友都不希望他卷入当中。







不过在与西恩和她的孩子一起生活的这19个月里，梵·高获得了第一份绘画委托工作，也画出了一大批作品，还尝试了石版画。只是与西恩一起的生活一直都非常混乱，梵·高最终只能离开她。在德伦特度过了孤独的六个礼拜后，1883年12月，梵·高来到了父母的新家。

埃因霍温附近的纽南生活着许多编织工和织布工，之后的两年里，梵·高在这里画了一批米勒和布勒东风格的风俗画，记录工业化到来之前农民们的日常生活。他甚至还给埃因霍温的三个小孩子上了几节艺术课。在这里，他还有机会继续研习石版画。这段时间，梵·高和提奥的关系有些紧张，他埋怨提奥没有用心卖他的画。而提奥温和地指出，和巴黎目前流行的风格相比，梵·高的画太过忧郁。

1885年3月，父亲的突然去世，预示着梵·高未来将有更大的变数。此时，梵·高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件大尺幅作品《吃土豆的人》（第22页），这也是他的第一幅杰作。批评家认为梵·高的笔触粗糙、人物扭曲，但提奥的看法却更高明：“他不是天才？等着瞧，我认为他是……只要他能完成他的作品，就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人……那些关心艺术品内涵甚于表面光彩的人会尊重他……他将给那些不喜欢他的人一个漂亮的还击。”

1886年1月，梵·高前往安特卫普，报名参加了一个专科学校的美术课程。和以往一样，梵·高这次也没能坚持太久，但这次安特卫普之旅所见的宏伟建筑、鲁本斯、马奈，以及风靡巴黎的日本木刻版画，让他大开眼界。3月，梵·高到巴黎去找提奥，此时的提奥接掌了古皮尔公司（此时更名为布索尔瓦拉东画廊）的巴黎分部。提奥与巴黎艺术界联系密切，这为梵·高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。

梵·高在巴黎结识了毕沙罗、莫奈、德加、雷诺阿和西斯莱，还定期与他们在克劳泽尔街唐吉老爹的店里聚会，这家店是这些先锋画家们非正式的总部，梵·高还在这里收获了与埃米尔·伯纳德的长期友谊。1886年5月，梵·高参观了第八次印象派画展，他在这次展出上第一次欣赏到了高更、修拉、西涅克的作品。

这一年夏天，兄弟俩搬进了更大的公寓，梵·高因此也有了属于自己的画室。每个人都能发现他身上的变化：他的健康状况得到了巨大的改善；他尝试更亮的颜色，调色盘上的亮色开始多了起来；他画他每天带到画室的鲜花。在写给维尔的信里梵·高说道：“今日的艺术当中，需要无比生动强烈的，非常强烈的色彩！”

可是梵·高和提奥之间的关系却慢慢变差。提奥身体欠佳（染了梅毒），又和脾气捉摸不定的梵·高住在一起，简直筋疲力尽。整个1887年，梵·高的绘画风格一直在演进。他喜欢同伯纳德和西涅克一起沿着塞纳河前往郊外写生，他们还画了许多的静物画和人物肖像画。只是他的心理健康正逐渐恶化，几乎不吃什么东西，只是大量地喝苦艾酒和白兰地。

1887年，在巴黎阴郁的冬天，梵·高和唐布兰咖啡馆的女老板浪漫地坠入爱河，在那里他的作品被陈列在后印象派画家高更、罗特列克、伯纳德旁边。生活的压力逼迫他向市侩的主顾们做出妥协，他无法应对自己心境的摇摆，梦想着能逃往温暖的地方，建立艺术家聚居的栖息地。最后他决定离开巴黎，准备去建立那间“南方的画室”。1888年2月，梵·高怀揣着对未来的乐观憧憬，登上了前往阿尔的火车。







阳光明媚的普罗旺斯让梵·高对大自然的爱复活了，在这里他创作了一百多幅作品。他在户外描绘自然风光：繁茂的果园，苍翠的园林，以及收获季节沐浴在阳光中的麦田。他赋予每一个季节和每一个描绘的对象专门的色彩，“无时无刻不在工作着，我尝试抓住精华”。

他和几位阿尔本地的居民交上了朋友，有几个还成为他肖像画的模特。梵·高的状态接近巅峰，“我再也意识不到我自己……这些画让我如梦似幻沉醉……生命仿佛被施了魔法”。

虽然梵·高忙碌得感觉不到孤单，但他还是租下了著名的“黄房子”，渴望与其他艺术家分享。夏去秋来，高更竟意外地从布列塔尼写信过来，说他无法支付来阿尔的旅费，梵·高高兴地请提奥帮忙，为他提供一些资助。

因为高更在艺术品市场上已经有了成功的迹象，提奥答应了赞助，希望未来能赚到更多的“情感”回报。梵·高因高更的到来而感到兴奋，在为他准备的卧室的墙上画下向日葵，它们象征着南方的阳光，当高更看到它们时，将之称为“完全梵·高的”。

1888年10月高更到来，和梵·高一起安静地工作了9个礼拜。梵·高画下了象征两人的椅子，高更则建议他试着凭记忆来创作。高更也画了一幅肖像画送给他，让梵·高大呼这是“疯了的我”。不幸的是，一语成谶。

在这一年最阴郁的日子里，梵·高常常陷入沮丧之中。冬天来临，病魔来袭，这是一种癫痫症，发病时，他可能会吃掉颜料甚至脏土。圣诞节前，梵·高用剃须刀威胁高更，之后更是亲手割掉了自己的耳垂。他将耳垂送给了当地妓院的一个妓女，并让她“好好保存”。梵·高被送进了当地的医院。提奥去看望了他，高更则避走巴黎。

1889年1月，梵·高出院时健康仍旧不佳。他抱怨自己饮酒和

抽烟过度，但却没有戒掉烟酒。在焦虑的阿尔居民的要求下，梵·高再次被送进医院，一直到5月才离开。不久后，他又主动住进了圣雷米的医院。在这里，梵·高被诊断为“极度狂躁，幻听、幻视”。

梵·高在圣雷米住了一年。他有自己的房间，并将隔壁改造成画室。除了偶尔轻微犯病时被禁止画画，以防误吞颜料中毒之外，梵·高在这段时间完成了140幅作品，“比起在外面，我感觉在这里工作更开心。长时间地待在这里，让我的生活更规律了”。

起初，他描绘自己所看到的窗外风景。之后，他得到允许在户外活动，画周围乡村的麦田、橄榄林和柏树林。

1890年3月，梵·高通过提奥的关系，挑选了十多幅作品参加巴黎秋季沙龙展，其中《鸢尾花》和《星空》（第58页）大受欢迎，莫奈甚至声称梵·高的作

